



重庆河湾村：漫步最美土家山寨 领略吊脚楼魅力

木石结构、悬挑架空、造型精美、榫卯拼接……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水河岸，一座座极具土家文化特色的吊脚楼倒映在碧波之上。这个融合了传统建筑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诗意桃源，就是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河湾村。

河湾村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步入村落，只见依山傍水、古寨连片，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石板步道。酉水河沿岸很多村落民居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驳岸形式。宅前屋后有排水明渠，汇入溪流，河道池底青苔遍布，野趣横生。

“吊脚楼”是独具匠心的土家族传统建筑特色，以房屋撑柱悬空不落地为主要特征。

土家族多聚居在武陵山区，当地地势崎岖、潮湿多虫。而传统工匠凭借建筑知识与生活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前低后高、悬挑架空”的结构建造了吊脚楼，完美解决了山地建房的空间利用问题。吊脚楼同时能防潮、通风、避虫蛇，体现了独特的环境适应性，也展现了土家族民居的独特魅力。

河湾村的吊脚楼多为明清时代建造，通风向阳，造型美观大方。走进吊脚楼内，只见堂屋、走廊、转角、屋脊、翘檐一应俱全。从选料、加工到榫卯拼接，整个营造过程均依赖纯手工完成，展现了传统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2011 年，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 年，酉阳县启动了

传统村落的连片保护工作，酉水河镇先后对河湾山寨 215 栋吊脚楼进行了系统性修复。如今，这里聚集了 400 余栋吊脚楼集群，是重庆市最大的土家吊脚楼集群。

一座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博物馆，隐藏在这片重庆最大的吊脚楼群里。这里集中展示了土家族木石结构吊脚楼建造的大量经典传统技艺。发起建造这座博物馆的土家族汉子单一说，木石结构的吊脚楼，是土家族传承最久且有形的文化载体。留住吊脚楼，就是守住土家文化的“根”。

“我在吊脚楼里度过了童年，”单一说，“大概 8 年前我来到酉阳河湾村，发现真正能够掌握这些吊脚楼营造技艺的老师傅中，最年轻的已经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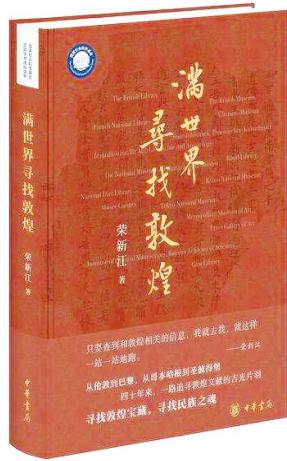


▲河湾村码头。

多岁。”怀着一种紧迫感，单一请来酉阳县及周边地区会土家族传统建造技艺的老师傅，把撮箕口吊脚楼、独脚吊脚楼、四合天井式吊脚楼等各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在博物馆内还原建造出来。

走进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博物馆，最吸引人们目光的是一座榫卯结构的木质双重八角亭。70 多岁的白开贵老师傅向参观者们演示传统搭建房屋结构工艺：“木石结构的土家族吊脚楼建造技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榫卯工艺。它不需要使用一颗钉子，没有图纸和既定的规则。吊脚楼建造的核心就是与自然融合，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凝结了土家人的智慧。”白开贵说。

（据新华社）



翻开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先生这本绸面精装的大书《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工笔画大家潘絜兹先生那本巴掌大的小书《敦煌的故事》，1955 年的老书，封面是其彩墨名画《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暗纹版。原画上敦煌一群布衣画工站在脚手架和地上，面壁作画，几个服饰华丽的达官贵妇，正看着画工们画得怎么样？

现在轮到荣先生出场，与也曾到敦煌“文化苦旅”的余秋雨相比，其书虽也文化，但不自作苦旅，而是学术才华和纸山寻宝的幸福感一起横溢；他铭记老辈学者陈垣、陈寅恪“敦煌乃吾国学术伤心史”之叹，从 1984 年 24 岁那年跑到 2023 年 63 岁，近 40 年，跑遍欧美日俄诸地，尽可能把断枝散叶的敦煌残卷片纸，都找到起，拍回家。

我其实是把这本书当成一部武侠小说或西部片来看的，一个书呆子少侠，北大历史系本硕博连读，天津新港出生，漂洋过海，单枪匹马，纵横欧美东洋，追缉斯坦因（英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法国汉学家），还有八国联军尉官们盗走的敦

煌卷子。

这本书也是一个学术青年的成长之旅。1988 年作者在北大读研究生，还没资格看敦煌原卷，但过了 33 年后的 2021 年，继陈寅恪和夏鼐先生之后，他当选英国学术院的通讯院士，带着博士后弟子到敦煌去对校莫高窟榜题文字和古代抄本《瑞像记》有无异同，他的北大学姐——“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院长把所有的窟都给她们打开。

在欧洲的学术旅行中，所有的门也为他打开。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北大留学的法国人，也是北大学姐，对他很是关照，无论他复印的文献还是购买的书刊，攒够一麻袋，就扔进邮袋筐，皇家邮资总付，寄往北大。

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荣先生从当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瑞像图和文殊普贤像中，发现了一些画工秘术：绢本佛像的线条上打着密密麻麻的孔眼，是壁画的样子或模板。画工画画之前，就将其贴于墙上，敷以白粉，粉透孔眼，印于墙面，连孔成线，佛像的线稿就有了，证明了被誉为“巧夺天工”的敦煌壁画，也有民间匠师类型美术的底子。

不过，这只是顺带的收获，荣先生的主业是抄卷、填字、拼缝，像身怀绝技的“缝合怪”，在青灯黄卷之间伏案密密缝，意恐一字错。直到 1994 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国际敦煌项目（IDP），世界各国所藏文献才开始以全彩高清格式

上传，令全球共享，此前黑白胶卷上油污水渍处难以辨读的“黑疙瘩”没有了，但“拼缝”还是只有翻到原卷手上过，才能解决问题。

这种拼图游戏堪称跨国行为艺术，有一卷《吐蕃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上半截在圣彼得堡，下半截在巴黎，荣先生受同代学者之托，去巴黎看卷时将上下边缘完全拼合，得以校录全文。这些上下左右、东拉西扯的撕裂，再现了当年西方探险队盗抢中国古卷时的兵荒马乱和不堪吃相；现在中国学者如此天衣无缝的拼接，为以后的文物回家提供了铁证和路径。

在全世界非常小众的敦煌学界，是一个伟大的学术共同体，各国学者时而相忘于江湖，时而相濡以沫，刀光剑影，恩怨交加。敦煌学史起源于 1900 年王圆箴即著名的王道士首开莫高窟 16 窟藏经洞，七八年后英伦斯坦因、法籍伯希和先后进洞。国内现存劫余 1.8 万件，加上世界各国收藏，共 7 万余件，有 70% 在海外。

这是敦煌学的物质基本盘，荣新江半生访卷问卷的学术生涯，都是在和各路大神盘道。东西方的敦煌探险家和学者，针对藏经洞的“发现权”，有一个遗憾链，作者对此也有一大遗憾，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王道士 1900 年发现藏经洞 2 年后任甘肃学政 6 年，巡督甘肃各地文教事业，地方官员奉送藏经洞流出的唐宋写经和绢画，其《缘督庐日记》中均有记载，这是敦煌学

史对藏经洞的最早记录。

叶昌炽卸任两年后，1908 年，29 岁的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偶然看到一个敦煌卷子，惊为天书，直奔敦煌，但叶昌炽此前的巡行范围，就没出嘉峪关。要是他去了敦煌，就不会错过藏经洞，就没有伯希和什么事，后来荣新江也不会满世界找敦煌了。

列宁格勒“俄藏敦煌文献”是与伦敦斯坦因、巴黎伯希和鼎足三立的海外敦煌文献宝库，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学者郑振铎先生去看过，回国时飞机失事遇难，其后东西方学者对俄藏敦煌文献就难以一见真容了。

1991 年 7 月，荣新江在两月后就要恢复旧名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翻检着当年郑先生看过的卷子，比如著名唐初白话诗僧、中国口语诗鼻祖王梵志的 D x .1349 法忍抄本《王梵志诗集》，不禁感叹俄藏敦

煌文献确实珍贵。

在“敦圈”文献链上，正史、佛经、四书五经抄本及印本这些高堂经典，量多纸好，处于链末，因为吾国国史号称史不绝书，实乃猴子掰苞谷式的帝王将相大人物的背书；学者对另一种“背书”情有独钟，当时常常作为废纸裱衬于佛经背面，是边地荒城官方上下行公文、编户齐民的户籍和民间世俗文书。

比如类似俄藏唐大历十六年（781 年）一纸野骆驼买卖的于阗文、汉文双语契约，位于文献歧视链链首，最为珍贵。一旦发现，学者之心就像南北朝乐府民歌《琅琊王歌》所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全部敦煌学者因此共有一种青山隐隐的民粹主义风情，通过残纸碎片，追忆逝水年华，拼和还原庶民和小人物从不被正史注目的鲜活形象及原汁原味的的生活情境。（马拉）

国通语
小课堂

读姓解字

“郗”成为一姓，读作 xī

据《辞源》载：“苏氏之支子封郗，为郗氏。”这就是说：苏氏的旁系子孙被封在郗地，就产生了“郗”姓。《战国策》中有郗疵，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夫人也姓郗，世称“郗夫人”。古代又读作 chī（吃），不为误读。